

羣書治要

五六

子





原件短缺

卷 4

羣書治要卷第五

和坂圖書館藏

秘書監鉅鹿男臣魏徵等奉勅撰

春秋左氏傳中

宣公

宣公

二年鄭公子歸生伐宋宋華元禦之將戰華元
殺羊食士其御羊斟不與及戰曰疇昔之羊子
為政疇昔猶前日也今日之事我為政與入鄭師故敗

晉靈公不君失君道厚斂以雕牆雕畫也從臺上彈

人而觀其避丸也宰夫胹熊蹯不熟殺之寘諸

畚使婦人載以過朝畚管屬趙盾士季患之將諫

士季曰諫而不入則莫之繼也會請先不入則

子繼之三進及溜而後視之士季隨會也三進三伏公不省而又

前也公知欲諫故佯不視曰吾知所過矣將改之稽首而對

曰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詩曰靡不有

初鮮克有終夫如是則能補過者鮮矣君能有

終則社稷之固也豈唯羣臣賴之猶不改宣子

驟諫公患之使鉏麇賊之鉏麇力士晨往寢門闢矣

盛服將朝尚早坐而假寐不解衣冠而睡麇退歎而言

一本佯作詳

提作提

扶作跪

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賊民之主不忠弃君之

命不信有一於此不如死觸槐而死槐趙盾庭樹晉

侯飲趙盾酒伏甲將攻之其右提彌明知之右車

趨登曰臣侍宴過三爵非禮遂扶以下公喉

夫爇焉明搏而殺之爇猛犬也盾曰弃人用犬雖猛

何為責公不養士而更以犬為己用也鬪且出趙穿攻靈公於

桃園穿趙盾之從父昆弟子宣子未出山而復晉境之山也盾出奔

聞公弒而還大史書曰趙盾殺其君以示於朝宣子

曰不然對曰子為正卿亡不越境反不討賊非

子而誰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不隱

罪之趙宣子古之良大夫也為法受惡善其為法屈也

三年楚子伐陸渾之戎遂至于雒觀兵于周疆

定王使王孫滿勞楚子王孫滿周大夫楚子問鼎之大

小輕重焉示欲逼周取天下也對曰在德不在鼎昔夏之

方有德也禹之世也遠方圖物圖畫山川奇異之物而獻之貢金

九牧使九州之牧貢金鑄鼎象物象所圖物使民知神姦圖鬼

神百物之形故民入川澤山林魑魅罔兩魑山

怪物罔兩莫能逢之逢用能協于上下以承天

無之字

休民無災害則上桀有昏德鼎遷于商商紂暴

虐鼎遷于周德之休明雖小重不可其姦回昏

亂雖大輕也言可移天祚明德有所底止底致周德

雖衰天命未改鼎之輕重未可問也

四年楚子滅若敖氏其孫箴尹克黃箴尹官名克黃子文

也孫使于齊還及宋聞亂其人曰不可以入矣箴

尹曰弃君之命獨誰受之君天也天可逃乎遂

歸復命自拘於司敗王思子文之治楚國也曰

子文無後何以勸善使復其所

十一年楚子伐陳十年夏徵舒弒君也謂陳人無動將討

於少西氏矣少西徵舒之名遂入陳殺夏徵舒因

縣陳滅陳以爲楚縣申叔時使於齊反復命而退王使

讓之曰夏徵舒爲不道弒其君寡人以諸侯討

而戮之諸侯縣公皆慶寡人楚縣大夫皆僭稱公汝獨不

慶寡人何故對曰夏徵舒弒其君其罪大矣討

而戮之君之義也抑人亦有言曰牽牛以蹊人

之田抑辭也蹊徑也而奪之牛牽牛以蹊者信有罪矣

而奪之牛罰已重矣諸侯之從也曰討有罪也

無而字

今縣陳貪其富也以討召諸侯而以貪歸之無

乃不可乎王曰善哉吾未之聞也反之可乎對

曰可哉吾儕小人所謂取諸其懷而與之也叔時

謙言小人意淺謂譬如取人物於其懷而還之爲愈於不還也乃復封陳

十二年晉師救鄭及河聞鄭既及楚平桓子欲

還桓子林父隨武子曰善武子士會也會聞用師觀豐而

動豐罪也德刑政事典禮不易不可敵也楚君討

鄭怒其貳而哀其卑叛而伐之服而舍之德刑

成矣伐叛刑也柔服德也二者立矣昔歲入陳

討徵今茲入鄭民不罷勞君無怨讟讟謗也政有

經矣經常也商農工賈不敗其業而卒乘輯睦步

卒車車事不彘矣彘犯也為敖為宰擇楚國之令典

刑勅刑勅能用典矣其君之舉也內姓選於親外姓

選於舊言親疎並用也舉不失德賞不失勞君子小人

物有服章尊卑別也貴有常尊賤有等威威儀有等差也禮

不逆矣德立刑行政成事時典從禮順若之何

敵之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軍之善政也兼弱攻

昧武之善經也昧昏亂也經法子姑整軍而經武乎姑且

猶有弱而昧者何必楚彘子曰不可彘子先穀成師

以出聞敵強而退非夫也非丈夫師遂濟楚子北

師次於管管城鄭皇戌使如晉師曰楚師驟

勝而驕其師老矣子擊之楚師必敗欒武子曰

欒武子武子楚自克庸以來在文十六年其君無日不討國

人而訓之計治也于民生之不易禍至之無日戒

懼之不可怠于日在軍無日不討軍實而申儆

之軍實于勝之不可保紂之百克而卒無後箴

無國八二字

之曰民生在勤勤則不匱不可謂驕也先大

夫子犯有言曰師直為壯曲為老我不德而徼

怨于楚我曲楚直不可謂老不德謂以力爭諸侯也徼要也鄭

不可從楚人遂疾進師乘晉軍桓子不知所為

鼓於軍中曰先濟者有賞中軍下軍爭舟舟中

之指可掬潘黨曰君盍築武軍築軍營以彰武功也而收

晉尸以為京觀積尸封土其上謂之京觀臣聞克敵必示子

孫以無忘武功楚子曰非爾所知也夫文止戈

為武文字也武王克商作頌曰載戢干戈載櫜弓

爾作命

矢戢藏也櫜韜也詩美武王能滅暴亂而息兵也夫武禁暴戢兵保大

定功安民和眾豐財者也此武七德也故使子孫無

忘其章著之篇章使子孫不忘也今我使二國曝骨暴矣觀

兵以威諸侯兵不戢矣暴而不戢安能保大猶

有晉在焉得定功所違民欲猶多民何安焉無

德而強爭諸侯何以和眾利人之幾幾危也而安

人之亂以為已榮何以豐財兵動則年荒武有七德

我無一焉何以示子孫其為先君官告成事而

已祀先君告戰勝武非吾功也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

告上有以字

鯨鯢而封之，以為大戮，於是乎有京觀，以懲淫

慝。鯨鯢，大魚名也，以喻不義之人，吞食小國也。今罪無所，晉罪無所犯。而

民皆盡忠，以死君命，又可以為京觀乎？晉師歸，

桓子請死，晉侯欲許之，士貞子諫曰：不可。貞子，士渥

濁城濮之役，晉師三日穀。在僖二十八年。文公猶有憂

色，左右曰：有喜而憂，如有憂而喜乎？言憂喜失時也。公

曰：得臣猶在，憂未歇也。歇，盡也。困獸猶鬪，況國相

乎？及楚殺子玉，子玉，得臣也。公喜而後可知也。喜見於顏

色也。曰：莫余毒也已。是晉再克而楚再敗也。楚是

濁下有也字

無莫余毒也已五字

以再世不競。成王至穆王也。今天或者大警晉也，而又

殺林父以重楚勝，其無乃久不競乎？林父之事

君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社稷之衛也。若之何

殺之，夫其敗也，如日月之食，何損於明？晉侯使

復其位。言晉景所以不失霸也。

楚子伐蕭，申公巫臣曰：師人多寒，王巡三軍，拊

而勉之。拊，撫慰也。三軍之士皆如挾纊。纊，絨也，言

十五年，楚子伐宋，宋人告急于晉，晉侯欲救之。

伯宗曰：不可。伯宗，晉大夫。古人有言曰：雖鞭之長，不

寒下有也字

一本景作侯

及馬腹言非所擊天方授楚未可與爭雖晉之強能

違天平諺曰高下在心度時制宜也川澤納汙受汙濁也

山藪藏疾山之有林藪毒害者所居瑾瑜匿瑕匿亦藏也雖美玉之質亦

或居藏瑕穢國君含垢天之道也晉侯耻不救宋故伯宗為說小惡不

損大德君其待之待楚衰也乃止使解揚如宋使無

降楚曰晉師悉起將至鄭人囚而獻楚楚子厚

賂之使反其言不許三乃許之登諸樓車使呼

宋人而告之樓車車上望櫓遂致其君命楚子將殺之

使與之言曰爾既許不穀而反之何故非我無

無國君含垢四字

爾作介下同

信汝則弃之速即爾刑對曰臣聞之君能制命

為義臣能承命為信義無二信欲為義者不行兩信信無

二命欲行信者不受二命君之賂臣不知命也受命以出

有死無賈賈廢隊又可賂乎臣之許君以成命也

成君命死之成命臣之祿也寡君有信臣已不廢命也

下臣獲考考成也死又何求楚子舍之以歸

潞子嬰兒之夫人晉景公之姊也酆舒為政而

殺之又傷潞子之目酆舒潞相晉侯將伐之諸大夫

皆曰不可酆舒有三僇才僇絕異也不如待後之人

伯宗曰必伐之狄有五罪僥才雖多何補焉不
祀一也耆酒二也弃仲章而奪黎氏之地三也

仲章潞賢人黎氏黎侯國虐我伯姬四也傷其君目五也怙

其僥才而不以茂德茲益罪也後之人或者將

敬奉德義以事神人而申固其命審政若之何

待之不討有罪曰將待後後有辭而討焉無乃

不可乎夫恃才與衆亡之道也商紂由之故滅

天反時為災寒暑易節地反物為妖群物失性民反德為

亂亂則妖災生盡在狄矣晉侯從之夏晉荀林

父敗赤狄于曲梁滅潞晉侯賞桓子狄臣千家

也亦賞士伯以瓜行之縣士伯士貞子曰吾獲狄

士子之功也微子吾喪伯氏矣伯桓子字也羊舌職

悅是賞也職叔向父曰周書所謂庸庸祗祗者謂此

物也夫庸用也祗敬也言文王能用可用敬可敬也士伯庸中行伯

言中行伯可用君信之亦庸士伯此之謂明德矣文王

所以造周不是過也率是道也其何不濟

十六年晉侯命士會將中軍且為太傅於是晉

國之盜逃奔于秦羊舌職曰吾聞之禹稱善人

無字字

祗祗作祗祗

也稱舉也不善人遠此之謂也夫善人在上則國無
幸民諺曰民之多幸國之不幸是無善人之謂
也

成公

二年衛侯使孫良夫侵齊與齊師遇師敗仲叔
于奚救孫桓子桓子是以免既衛人賞之以邑

賞于奚也辭請曲縣軒縣也繁纓以朝許之繁纓馬飾皆諸侯之

服也仲尼聞之曰惜也不如多與之邑唯器與名

不可以假人器車服也名爵號也君之所司也政之大節

炭作反注同

也若以假人與人政也政亡則國家從之不可
止也已

宋文公卒始厚葬用蜃炭益車馬始用殉燒蛤為炭

以壅壙多埋車馬用人從葬也重器備重猶多也君子謂華元樂舉

於是乎不臣臣治煩去惑者也是以伏死而爭

今二子者君生則縱其惑謂文十八年殺母弟須死則益

其侈是弃君於惡也何臣之為若言何用為臣

楚之討陳夏氏也在宣十一年莊王欲納夏姬申公

巫臣諫曰不可君召諸侯以討罪也今納夏姬

貪其色也、貪色為淫、淫為大罰、周書曰、明德慎罰、若興諸侯以取大罰、非慎之也、君其圖之、王乃止、

六年、晉欒書救鄭、與楚師遇於繞角、繞角、鄭地、楚師

還、晉師遂侵蔡、楚公子申公子成以申息之師

救蔡、趙同趙括欲戰、請於武子、武子將許之、知

莊子荀首、范文子士燮、韓獻子韓厥、諫曰、不可、吾來救

鄭、楚師去我、吾遂至於此、此、蔡地、是遷戮也、戮而

不已、又怒楚師、戰必不克、遷戮、不義、怒敵、難當、故不克也、雖克

不令、成師以出、而敗楚二縣、何榮之有焉、六軍、悉出

故曰成師、以大勝、小、不足為榮也、若不能敗、為辱已甚、不如還

也、乃遂還、於是軍帥之欲戰者眾、或謂欒武子

曰、聖人與眾同欲、是以濟事、子盍從眾、盍、何不、子

之佐十一人、六軍之、卿佐也、其不欲戰者、三人而已、知

韓也、欲戰者、可謂眾矣、商書曰、三人占、從二人、眾

故也、武子曰、善鈞從眾、鈞、等、夫善眾之主也、三卿

為主、可謂眾矣、三卿皆晉、之賢人、從之、不亦可乎、傳善、欒書

得從眾、之義也

八年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季

文子餞之餞送行也私焉私與之言曰大國制義以為

盟主是以諸侯懷德畏討無有貳心謂汶陽之

田弊邑之舊也而用師於齊使歸諸弊邑用師鞏之

戰也今有二命曰歸諸齊信以行義義以成命小

國所望而懷也信不可知義無所立四方諸侯

其誰不解體言不復肅敬於晉也詩曰女也不爽士貳其

行士也罔極二三其德爽差也極中也婦人怨丈夫不一其行也喻魯

事晉猶女之事夫不敢過差而晉有罔極之心反二三其德也七年之中一與

無之字

云本無乎字

一奪二三孰甚焉士之二三猶喪配耦而况霸

主乎將德是以以用也而二三之其何以長有諸

侯乎

晉討趙同趙括武從姬氏畜于公室趙武莊姬之子莊姬

晉成公女也畜養也以其田與祁奚韓厥言於晉侯曰成

季之勲宣孟之忠成季趙衰宣孟趙盾而無後為善者其

懼矣三代之令王皆數百年保天祿夫豈無僻

王賴前哲以免也言三代亦有邪僻之君但賴其先人以免禍耳周書

曰不敢侮鰥寡所以明德也言文王不侮鰥寡而德益明欲使晉

言文王不侮鰥寡而德益明欲使晉

侯之法乃立武而反其田焉

十六年楚子救鄭司馬將中軍子反也過申子反

入見申叔時叔時老曰師其何如對曰德刑詳

義禮信戰之器也器猶用也德以施惠刑以正邪詳

以事神義以建利禮以順時信以守物上下和

睦周旋不逆勳順理也是以神降之福時無灾害民

生敦龐和同以聽敦厚龐大莫不盡力以從上命此

戰之所由克也今楚內弄其民不施惠也而外絕其

好義不建利瀆齊盟不詳事神而食話言信不守物奸時以動

龐作龐

不順時妨農業而疲民以逞刑不正邪而苟快意民不知信進退

罪也子其勉之吾不復見子矣言其必敗不反也

晉楚遇於鄢陵范文子不欲戰郤至曰韓之戰

惠公不振旅衆散敗也在僖十五年邲之師荀伯不復從

荀林父奔走不復故道也在宣十二年皆晉之耻也子亦見先君

之事矣見先君成敗之事今我避楚又益耻也文子曰

吾先君之亟戰也有故亟數也秦狄齊楚皆疆不

盡力子孫將弱今三疆服矣齊秦狄也敵楚而已唯

聖人能外內無患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九驕

則憂患生盍釋楚以為外懼乎公不寧必自內憂

襄公公不寧必自內憂

三年祁奚請老老致仕晉侯問嗣焉嗣續其職者稱解

狐其讎也將立之而卒解狐卒也又問焉對曰午也

可午祁奚子於是羊舌職死矣晉侯曰孰可以代之

對曰赤也可赤職之子伯華於是使祁午為中軍尉羊

舌赤佐之各代其父君子謂祁奚於是能舉善矣稱

其讎不為諂立其子不為比舉其偏不為黨偏屬

也能舉善也夫唯善故能舉其類也

晉侯之策揚干亂行於曲梁行陳次也魏絳戮其僕

僕御晉侯怒謂羊舌赤曰合諸侯以為榮也揚干

為戮何辱如之必殺魏絳無失之也對曰絳無

貳志事君不避難有罪不逃刑其將來辭何辱

命焉言終魏絳至授僕人書僕人晉侯御僕將伏劍士

魴張老止之公讀其書曰日君乏使使臣斯司

馬斯此也臣聞師眾以順為武順莫敢違軍事有死無

犯為敬守官行法雖死不敢有違君合諸侯臣敢不敬乎君

師不武執事不敬罪莫大焉臣懼其死以及揚

者作也

干無所逃罪

懼自犯不武不敬之罪也

不能致訓至於用鉞

用鉞斬揚干之僕也

臣之罪重敢有不從以怒君心

言不敢不

從請歸死於司寇公跣而出曰寡人之言親愛

也吾子之討軍禮也寡人有弟弗能教訓使干

大命寡人之過也子無重寡人之過

聽絳死為重過敢

以為請

請使無死

友役使佐新軍

四年無終子嘉父使孟樂如晉

無終山戎國名也

因魏

莊子納虎豹之皮以請和諸戎

欲戎與晉和莊子魏絳

晉

侯曰戎狄無親而貪不如伐之魏絳曰諸侯新

否作不

云茫本作芒

服陳新來和將觀於我我德則睦否則携貳勞

師於我而楚伐陳必不能救是弃陳也諸華必

叛

諸華中國

戎禽獸也獲戎失華無乃不可乎昔周

辛甲之為太史也命百官官箴王闕

辛甲周武王太史也

闕過也使百官各為箴辭戒王過也

於虞人之箴

虞人掌田獵者

曰茫茫

禹迹畫為九州

茫茫遠貌畫分也

經啓九道

啓開九州之道民

有寢廟獸有茂草各有攸處德用不擾

人神各有所歸

故德不亂也

在帝夷羿冒于原獸

冒貪

忘其國恤而

思其麇牡

言但念獵

武不可重

重猶數

用不恢于夏家

羿以好武雖有夏家獸臣司原敢告僕夫獸臣而不能恢大之也

也告僕夫不虞箴如是可不懲乎於是晉侯好

田故魏絳及之及后羿公曰然則莫如和我乎

對曰和我有五利焉戎狄荐居貴貨易土荐聚也易

猶輕也土可賈焉一也邊鄙不聳民狎其野稽人

成功二也聳懼也狎習也戎狄事晉四隣振動諸侯威

懷三也以德綏我師徒不勤甲兵不頓四也頓壞

也鑒于后羿而用德度以后羿為鑒戒遠至邇安五也

君其圖之公悅使魏絳盟諸戎脩民事田以時

言晉侯能用善謀也

九年秦景公使乞師于楚將以伐晉楚子許之

子囊曰不可當今吾不能與晉爭也晉君類能

而使之隨所能也舉不失選得所也官不易方方猶宜也其

卿讓於善讓勝已者其大夫不失守各任其職也其士競

於教奉上命也其庶人力於農穡種曰農收曰穡商工皂隸

不知遷業四民不雜也君明臣忠上讓下競尊官相讓勞職

力當是時也晉不可敵事之而後可君其圖之

冬諸侯伐鄭鄭從楚也鄭人行成與晉成也

冬諸侯以下恐有脫誤

十一年諸侯復伐鄭鄭人賂晉侯以師觸師觸

觸、獨、皆樂師名歌鍾二肆肆、列也、懸鍾十六為一肆女樂二八十六人也

晉侯以樂之半賜魏絳曰子教寡人和諸戎狄

以正諸華在四八年之中九合諸侯如樂之和

無所不諧諧亦和也請與子樂之共此樂也辭曰夫和戎

狄國之福也八年之中九合諸侯諸侯無慝君

之靈也二三子之勞也臣何力之有焉抑臣願

君安其樂而思其終也公曰子之教敢不承命

抑微子寡人無以待戎待遇接納不能濟河度河南服鄭

無天字

左本納下有之也字鄭下有也字

夫賞國之典也不可廢也子其受之魏絳於是

乎始有金石之樂禮也禮大夫有功則賜樂

十三年晉侯蒐于綿上以治兵為將命軍帥也使士匄

將中軍辭曰伯游長伯游荀偃昔臣習於知伯是以

佐之非能賢也七年韓厥老知罃代將中軍士匄今將讓故謂爾時之

舉不以已賢也請從伯游荀偃將中軍代荀士匄佐之

位如故使韓起將上軍辭以趙武又使欒黶以武位

故不聽更辭曰臣不如韓起韓起願上趙武君

其聽之使趙武將上軍武自新軍超四等韓起佐之位如

只韓起

民字改作巨字

農作展傍書農字

無于止宮三字

神明作明神

也樂厲將下軍魏絳佐之厲亦如故絳自新軍佐超一等晉國

之民是以大和諸侯遂睦君子曰讓禮之主也

范宣子讓其下皆讓樂厲為汰弗敢違也晉國

以平數世賴之刑善也夫刑法也一人刑善百姓

休和可不務乎世之治也君子尚能而讓其下

能者在下位則貴尚而讓之小人農力以事其上是以上下

有禮而讒慝黜遠由不爭也謂之懿德及其亂

也君子稱其功以加小人加陵也君子在位者也小人伐

其技以馮君子馮亦陵也自稱其能為伐是以上下無禮亂

虐並生由爭善也爭自善也謂之昏德國家之弊恒

必由之傳言晉之所以興也

十四年衛獻公戒孫文子甯惠子食勅戒二子欲共宴食

日盱不召盱晏也而射鴻於囿二子怒公使子矯

子伯子皮與孫子盟于丘宮孫子皆殺之三子衛羣

公子也公出奔齊師曠侍於晉侯師曠子野晉侯曰衛

人出其君不亦甚乎對曰或者其君實甚良君

養民如子蓋之如天容之如地民奉其君愛之

如父母仰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霆

其可出乎，夫君神之主，而民之望也。若困民之

主，匱神之祀，百姓絕望，社稷無主，將安用之。弗

去何為？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

有君而為之貳。貳，卿佐。使師保之，勿使過度。善則

賞之。賞，謂宣揚之也。過則匡之。匡，正。患則救之。救，其難也。失則

革之。自王以下，各有父兄子弟，以補察其政。補，

愆過，察其得失。史為書。謂大史君舉必書。瞽為詩。為詩以風刺。工誦

箴諫。工，樂人也。誦箴諫之辭。大夫規誨。規，正諫。誨，其君。士傳言。君

過失，傳告大夫。庶人謗。庶人不與政，聞君過，得從而誹謗。商旅于市。陳

無時字

也。陳其貨物，以示時所貴尚也。百工獻藝。獻其伎藝，以喻政事也。天之愛

民甚矣，豈其使一人肆於民上，肆，放也。以從其淫，

而弃天地之性，必不然矣。傳言師曠能因問盡言也。

十五年，宋人或得玉，獻諸子罕。子罕不受。獻玉

者曰：以示玉人。玉人能治玉者。玉人以為寶也，故敢獻

之。子罕曰：我以不貪為寶，爾以玉為寶。若以與

我，皆喪寶也。不若人有其寶。瞽首而告曰：小人

懷璧，不可以越鄉。言必為盜所害。納此以請死。請免死。子罕

罕寘諸其里，使玉人為之攻之。攻，治也。富而後使

無後字

二十作廿下同

復其所賣玉得富

二十一年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庶其邾大夫也季武

子以公姑姊妻之皆有賜於其從者於是魯多

盜季孫謂臧武仲曰子盍詰盜詰治也武仲曰不

可詰也紇又不能季孫曰子為司寇將盜是務

去若之何不能武仲曰子召外盜而大禮焉何

以止吾盜吾謂國中子為正卿而來外盜使紇去

將何以能庶其竊邑於邾以來子以姬氏妻之

而與之邑使食漆閭丘也其從者皆有賜焉若大盜禮

一本吾下有盜字

焉以君之姑姊與其大邑其次皂牧輿馬給其賤役

從皂至牧其小者衣裳劔帶是賞盜也賞而去之其

或難焉紇也聞之在上位者洒濯其心壹以待

人軌度其信可明徵也徵驗也而後可以治人夫

上之所為民之歸也上所不為而民或為之是

以加刑罰焉而莫敢不懲若上之所為而民亦

為之乃其所也又可禁乎

晉欒盈出奔楚宣子殺羊舌虎欒盈之黨囚叔向樂

王鮪見叔向曰吾為子請叔向不應樂王鮪晉大夫樂桓

無晉大夫三字

子其人皆咎叔向曰必祁大夫祁大夫室老聞

之曰樂王鮒言於君無不行求救吾子吾子不

許祁大夫所不能也何為也叔向曰祁大夫外

舉不弄讎內舉不失親其獨遺我乎詩曰有覺

德行四國順之言德行直則天下順也夫子覺者也覺較然正

直晉侯問叔向之罪於樂王鮒對曰不弄其親

其有焉言叔向篤親親必與叔虎同謀於是祁奚老矣老去公族大夫

聞之乘駟而見宣子曰詩云惠我無疆子孫保

之言文武有惠訓之德加於百姓故子孫保賴之夫謀而鮮過惠訓不

倦者叔向有焉社稷之固也猶將十世宥之以

勸能者今壹不免其身壹以弟故以弄社稷不亦惑

乎蘇廙而禹興言不以父罪廢其子也管蔡為戮周公有

王言兄弟罪不相及也若之何其以虎也弃社稷乎子為

善誰敢不勉多殺何為宣子悅與之乘以言諸

公而免之共載入見公也不見叔向而歸言為國非私叔向也叔

向亦不告免焉而朝不告謝之明不為已

二十三年孟孫惡臧孫季孫愛之孟孫卒臧孫

入哭甚哀多涕出其御曰孟孫之惡子也而哀

如是季孫若死其若之何臧孫曰季孫之愛我

疾痰也志相順從孟孫之惡我藥石也志相違

疾石療美痰不如惡石夫石猶生我愈已痰之美

其毒滋多孟孫死吾亡無日矣

二十五年齊棠公之妻東郭偃之姊也棠公齊

夫棠公死武子取之武子莊公通焉驟如崔氏

崔杼殺莊公晏子立於崔氏之門外聞難其人

曰死乎曰獨吾君也乎哉吾死也言已與衆曰

行乎曰吾罪也乎哉吾亡也自謂曰歸乎曰君

死安歸言安可君民者豈以陵人社稷是主臣

君者豈為其口實社稷是養言君不徒居民上

也社稷故君為社稷死則死之為社稷亡則亡之

謂以公義也若為已死而為已亡非其私暱誰敢

任之私暱所親愛也非所門啓而入枕尸股而

哭以公尸興三踊而出下木與之謂曰晉大夫

晉程鄭卒子產始知然明前年然明謂程鄭將

問為政對曰視民如子見不仁者誅之如鷹鷂

之逐鳥雀也子產喜以語子大叔且曰他日吾

疾作疾 疾之作疾云本作 疾

天下有也字

投傍書裁字

後作後

之作也

羣書治要 卷之五 二十二

見蔑之面而已

蔑然明名

今吾見其心矣

二十六年初楚伍參與蔡太師子朝友其子伍

舉與聲子相善

聲子子朝子也伍舉椒舉也

伍舉奔晉聲子

通使於晉還如楚令尹子木與之語曰晉大夫

與楚孰賢對曰晉卿不如楚其大夫則賢皆卿

才也如杞梓皮革自楚往也

杞梓皆木名也

雖楚有材

晉實用之

言楚亡臣多在晉

子木曰夫獨無族姻乎

夫謂

也對曰雖有而用楚材實多歸生聞之

歸生聲子名也

曰善為國者賞不僭而刑不濫賞僭則懼及淫

人刑濫則懼及善人若不幸而過寧僭無濫與

其失善寧其利淫無善人則國從之

從亡也

詩曰

人之云亡邦國殄瘁無善人之謂也故夏書曰

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懼失善也

逸書也不經不用常法

古之治民者勸賞而畏刑

樂行賞而憚用刑也

恤民不倦

賞以春夏刑以秋冬

順天時

是以將賞為之加膳

加膳則飫賜

飫厭也酒食賜下無不饜足所謂加膳也

此以知其勸

賞也將刑為之不舉不舉則徹樂

不舉盛饌也

此以

知其畏刑也夙興夜寐朝夕臨政此以知其恤

民也三者禮之大節也有禮無敗今楚多淫刑其大夫逃死於四方而為之謀主以害楚國不可救療所謂不能也療治也所謂楚人不能用其材也子儀之

亂析公奔晉在文十四年晉人以為謀主繞角之役

楚師宵潰楚失華夏則析公之為也雍子之父

兄譖雍子君與夫人不善是也不是其曲直雍子奔

晉晉人以為謀主彭城之役楚師宵潰晉降彭

城而歸諸宋在元年楚失東夷則雍子之為也楚東

小國見楚不能救彭城皆叛也子反與子靈爭夏姬子靈巫臣子靈

楚下有子字

子下有苗字

奔晉晉人以為謀主通吳于晉教吳叛楚楚疲

於奔命至今為患則子靈之為也事見成七年若敖

之亂伯賁之子賁皇奔晉晉人以為謀主鄢陵

之役在成十六年楚師大敗王夷師燔夷傷也吳楚之間謂火滅

為鄭叛吳興楚失諸侯則苗賁皇之為也子木

曰是皆然矣聲子曰今又有甚於此者椒舉娶

於申公子牟子牟得戾而亡君大夫謂椒舉汝

實遣之懼而奔鄭今在晉矣晉人將與之縣以

比叔向以舉才能彼若謀害楚國豈不為患子

木懼言諸王益其祿爵而復之

二十七年宋向戌欲弭諸侯之兵為會於宋將

盟於宋西門之外楚人衷甲甲在衣中欲伯州

犁曰合諸侯之師以為不信無乃不可乎夫諸

侯望信於楚也是以來服若不信是弃其所以

服諸侯也固請釋甲子木曰晉楚無信久矣事

利而已苟得志焉焉用有信大宰退大宰伯告

人曰令尹將死矣不及三年求逞志而弃信志

其逞乎信亡何以及三明年子木死也趙孟患楚衷甲

成子有也字

以告叔向叔向日何害也匹夫一為不信猶不
可也若合諸卿以為不信必不捷矣非子之患
也夫以信召人而以僭濟之濟成必莫之與也安
能害我子何懼焉

宋左師請賞曰請免死之邑欲宋君稱功加厚賞故謙言免死之

邑公與之邑六十以示子罕子罕曰凡諸侯小

國晉楚所以兵威之畏而後上下慈和慈和而

後能安靜其國家以事大國所以存也無威則

驕驕則亂生亂生必滅所以亡也天生五材金木

木

水火土也民並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兵兵之設久

矣所以威不軌而昭文德聖人以興謂湯武亂人

以廢謂桀紂廢興存亡昏明之術皆兵之由也而

子求去之不亦誣乎以誣道蔽諸侯罪莫大焉

縱無大討而又求賞無厭之甚也削而投之削賞

左師之書左師辭邑

二十九年吳公子札來聘見叔孫穆子曰子其

不得死乎不得以壽死也好善而不能擇人吾子為魯

宗卿而任其大政不慎舉何以堪之禍必及子

焉昭四年豎牛作亂

三十年楚公子圍殺大司馬蔣掩而取其室申

無宇曰王子必不免善人國之主也王子相楚

國將善是封殖而虐之是禍國也且司馬令尹

之偏偏佐也而王之四體也絕民之主去身之偏

刈王之體以禍其國無不祥大焉何以得免昭為

十三年弑靈王傳

鄭子皮授子產政子產使都鄙有章國都及邊鄙車服尊

卑各有分部也上下有服公卿大夫服不相踰田有封洫封疆也洫溝也

無子產二字

三十作可

廬井有伍廬舍也九夫為井使五家相保也大人之忠儉者謂

夫大從而與之泰侈者因而斃之從政一年與人

誦之曰取我衣冠而褚之褚蓄也奢侈者畏法故畜藏也取我

田疇而伍之孰殺子產吾其與之並畔為疇及三年

又誦之曰我有子弟子產誨之我有田疇子產

殖之殖生也子產而死誰其嗣之嗣續也

三十一年鄭人遊于鄉校校學之名也以論執政論

得失然明謂子產曰毀鄉校如何患人於中謗議國政子產

曰何為夫人朝夕退而遊焉以議執政之善否

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

師也若之何毀之我聞忠善以損怨為忠善則怨謗息也

不聞作威以防怨欲毀鄉校即作威也豈不遽止然猶防

川也遽畏懼也大決所犯傷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

如小決使道道通不如吾聞而藥之以為己藥石然明

曰蔑也今而後知吾子之信可事小人實不才

若果行此其鄭國實賴之豈唯二三臣仲尼聞

是語也曰以是觀之人謂子產不仁吾不信也

鄭子皮欲使尹何為邑為邑大夫子產曰少未知可

否尹何子皮曰愿吾愛之不吾叛也愿謹善也使夫

往而學焉夫亦愈知治矣夫謂尹何子產曰不可人

之愛人求利之也今吾子愛人則以政以政與之猶

未能操刀而使割也其傷實多多自傷子之愛人

傷之而已其誰敢求愛於子子於鄭國棟也棟

折榱崩僑將厭焉敢不盡言子有美錦不使人

學製製裁大官大邑身之所庇也而使學者製焉

其為美錦不亦多乎言官邑之重多於美錦僑聞學而後

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若果行此必有所害譬

如田獵射御實則能獲禽實習也若未嘗登車射

御則敗績厭覆是懼何暇思獲子皮曰善哉虎

不敏吾聞君子務知大者遠者小人務知小者

近者我小人也衣服附在吾身我知而慎之大

官大邑所以庇身也吾遠而慢之慢易微子之言

吾不知也他日我曰子為鄭國我為吾家以庇

焉其可也今而後知不足自知謀慮不足謀其家自今請

雖吾家聽子而行子產曰人心不同也如其面

焉吾豈敢謂子面如吾面乎抑心所謂危亦以

崩下有傷字

政下有入字

無禽字

一本之言作言

告也子皮以為忠故委政焉子產是以能為鄭

國傳言子產之治乃子皮之力衛侯在楚北宮文子見令尹圍之威儀言於衛

侯曰令尹似君矣將有他志言語瞻視行步不常雖獲其

志不能終也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終之實

難令尹其將不免乎公曰何以知之對曰詩云

敬慎威儀惟民之則令尹無威儀民無則焉民

所不則以在民上不可以終公曰善哉何謂威

儀對曰有威而可畏謂之威有儀而可象謂之

無君有君之威儀六字

儀君有君之威儀其臣畏而愛之則而象之故

能有其國家令聞長世臣有臣之威儀其下畏

而愛之故能守其官職保族宜家順是以下皆

如是是以上下能相固也衛詩曰威儀棣棣不

可選也棣棣富而閑也選猶數也言君臣上下父子兄弟內

外大小皆有威儀也周書數文王之德逸書曰大

國畏其力小國懷其德言畏而愛之也詩云不

識不知順帝之則言則而象之言文王行事無所斟酌唯在則

象上紂囚文王七年諸侯皆從之囚可謂愛之

一本小下有之道二字

之下有也字

矣。文王伐崇，再駕而降為臣。

文王聞崇德亂而伐之，三旬不降，退

脩教而復伐之，因壘而降。

蠻夷帥服，可謂畏之矣。文王之功，

天下誦而歌舞之，可謂則之矣。文王之行，至今

為法，可謂象之，有威儀也。故君子在位，可畏，施

舍可愛，進退可度，周旋可則，容止可觀，作事可

法，德行可象，聲氣可樂，動作有文，言語有章，以

臨其下，謂之有威儀也。

羣書治要卷第五

丁卯二月廿四日比讎畢

文政元年七月廿日交弟三第五兩卷

羣書治要卷第六

秘書監鉅鹿男臣魏徵等奉勅撰

春秋左氏傳下

昭公

元年，楚公子圍會于虢。

虢，鄭邑也。

尋宋之盟也。

宋盟在襄

二十七年，晉祁午謂趙文子曰：宋之盟，楚人得志於

晉。

得志，謂先歆也。午，祁奚子也。

今令尹之不信，諸侯之所聞

也。子弗戒懼，又如宋。

恐楚復得志也。

楚重得志於晉，晉

之耻也。吾子其不可以不戒。文子曰：然。宋之盟

矣文王伐崇再駕而降為臣

文王聞崇德亂而伐之三旬不降退

脩教而復伐之因壘而降

蠻夷帥服可謂畏之矣文王之功

天下誦而歌舞之可謂則之矣文王之行至今

為法可謂象之有威儀也故君子在位可畏施

舍可愛進退可度周旋可則容止可觀作事可

建長養行可與群氣可與和樂淵深博文若華而實以

教令其加惠點有威儀也

前卷河守清原

羣書治要卷第五

丁卯二月廿四日比離畢

文政元年七月廿日校第三第五兩卷

望之

羣書治要卷第六

秘書監鉅鹿男臣魏徵等奉 勅撰

春秋左氏傳下

昭公

元年楚公子圍會于虢

虢鄭邑也

尋宋之盟也

宋盟在襄

二十七年晉祁午謂趙文子曰宋之盟楚人得志於

晉

得志謂先歆也午祁奚子也

今令尹之不信諸侯之所聞

也子弗戒懼又如宋

恐楚復得志也

楚重得志於晉晉

之耻也吾子其不可以不戒文子曰然宋之盟

也子木有禍人之心武有仁人之心是楚所以駕

於晉也駕猶今武猶是心也楚又行僭僭不信非

所害也武將信以為本循而行之譬如農夫是

穠是裝穠耘也壅苗為裝雖有飢饉必有豐年言耕鋤不以水

早息必獲豐年之收且吾聞之能信不為人下吾未能也

自恐未能信也詩曰不僭不賊鮮不為則信也僭不信賊害人

能為人則者不為人下矣吾不能是難楚不為

患也

三年齊侯使晏嬰於晉叔向從之宴相與語叔

向曰齊其何如問與衰也晏子曰此季世也齊其為

陳氏矣公弃其民而歸於陳氏弃民不恤之也公聚朽

蠹而三老凍餒三老謂上壽中壽下壽皆八十以上國之諸市屢

賤踊貴踊則足者屨也言則多也民人痛疾而或煨燠煨燠休之

獲民將焉避之叔向曰然雖吾公室今亦季世

也庶人罷弊而官室滋侈滋益道殣相望餓死為殣而

女富溢尤女嬖寵之家也民間公命如逃寇讎政在家

門大夫專政民無所依公室之卑其何日之有言今至也

刑作刑

本陳氏作陵民

一本冠作寬

注讀下兩鼎

卷之六

讒鼎之銘

名

曰昧且平顯後世猶怠

昧且早起平大

也言夙興以務大顯後世猶懈怠

况日不悛

悛改也

其能久乎晉

之公族盡矣胙聞之公室將臯其宗族枝葉先

落則公從之初景公欲更晏子之宅曰子之宅

近市湫隘踣塵不可以居

湫下隘小也踣聲塵土也

請更諸

爽塏者

爽明也塏燥也

辭曰君之先臣容焉

先臣晏子之先人也

臣不足以嗣之於臣侈矣

侈奢也

且小人近市朝

夕得所求小人之利也公笑曰子近市識貴賤

乎對曰既利之敢不識乎公曰何貴何賤於是

景公繁於刑有鬻踊者故對曰踊貴屨賤景公

為是省於刑君子曰仁人之言其利博哉晏子

一言而齊侯省刑

四年楚子使椒舉如晉求諸侯晉侯欲勿許司

馬侯曰不可楚王方侈天或者欲逞其心以厚

其毒而降之罰未可知也其使能終亦未可知

也唯天所相

相助也

不可與爭君其許之而修德

以待其歸若歸於德吾猶將事之况諸侯乎若

適淫虐楚將棄之

棄不以為君也

吾又誰與爭公曰晉

修作脩下同

卷之六

三

有三不殆其何敵之有也殆危也國險而多馬齊楚

多難多篡弑之難也有是三者何向而不濟對曰恃險

與馬虞鄰國之難是三殆也四嶽岱華衡常三塗陽

城太室荆山中南九洲之險也是不一姓雖是天下

至險無德則滅也冀之北土燕代也馬之所生無興國焉

特險與馬不可以為固也從古以然是以先王

務修德音以亨神人亨通也不聞其務險與馬也

鄰國之難不可虞也或多難以固其國啓其疆

土或無難以喪其國失其守宇於國則四垂為宇若何

虞難齊有仲孫之難而獲桓公至今賴之仲孫公孫

無知晉有里平之難而獲文公是以為盟主衛邢

無難敵亦喪之閔二年狄滅衛僖二十五年衛滅邢故人之難不

可虞也恃此三者而不修政德亡於不暇又何

能濟君其許之紂作淫虐文王惠和殷是以殞

周是以興夫豈爭諸侯乃許楚子合諸侯于申

椒舉言於楚子曰臣聞諸侯無歸禮以為歸今

君始得諸侯其慎禮矣霸之濟否在此會也夏

啓有鈞臺之享啓禹子河南陽翟縣南有鈞臺陂商湯有景毫

無則字

疆作疆

否作不傍書否

子下有也字

無波字

二十作廿五同

之命亳即偃師周武有孟津之誓成有岐陽之蒐康

有艷宮之朝穆有塗山之會齊桓有召陵之師

在僖四年晉文有踐土之盟在僖二十八年皆所以示諸侯

禮也諸侯所由用命也夏桀為仍之會有緡叛

之仍緡皆國名商紂為黎之蒐東夷叛之黎東夷國名周

幽為大室之盟我狄叛之大室中嶽也皆所以示諸

侯汰也諸侯所由弃命也今君以汰無乃不濟

乎王弗聽子產見左師曰吾不患楚矣汰而復

諫不過十年左師曰然不十年侈其惡不遠遠

惡而後弃惡及遠方則人弃之善亦如之德遠而後興三十

年楚弑其君

五年公如晉自郊勞至于贈賄往有郊勞去有贈賄無失

禮揖讓之禮晉侯謂汝叔齊曰魯侯不亦善於禮乎

對曰魯侯焉知禮公曰何為自郊勞及贈賄禮

無違者何故不知對曰是儀也不可謂禮禮所

以守其國家行其政令無失其民者也今政令

在家在大夫不能取也有子家羈不能用也羈莊公玄

孫取奸大國之盟凌虐小國謂伐昔利人之難謂往

年莒亂不知其私不自知公室四分民食於他

而取節他謂三家思莫在公不圖其終無為公謀終始也為國君難

將及身不恤其所禮之本末將於此乎在而屑

屑焉習儀以亟言以習儀為急言善於禮不亦遠乎君

子謂叔侯於是乎知禮時晉侯亦失政叔齊以此諷諫

晉韓宣子如楚送女叔向為介及楚楚子朝其

大夫曰晉吾仇敵也苟得志焉無恤其他今其

來者上卿上大夫也若吾以韓起為閹別足使守門也

以羊舌肸為司宮加宮刑也足以辱晉吾亦得志矣

可乎大夫莫對蘧啓疆曰可苟有其備何故不

可耻匹夫不可以無備况耻國乎是以聖王務

行禮不求耻人城濮之役在僖二八年晉無楚備以

敗於邲在宣十二年邲之役楚無晉備以敗於邲在成

十六年自鄆以來晉不失備而加之以禮重之以

睦君臣和也是以楚弗能報而求親焉既獲姻親又

欲耻之以召寇讎備之若何言何以為備誰其重此

言怨重也若有其人耻之可也謂有賢人以敵晉則可耻之若其

未有君亦圖之晉之事君臣曰可矣求諸侯而

麋至也、麋、群也求婚而薦女薦、進也君親送之上卿及上

大夫致之猶欲耻之君其亦有備矣不然奈何

君將以親易怨失婚姻之親實無禮以速寇而未有

其備使群臣往遺之禽以逞君心何不可之有

王曰不穀之過也大夫無辱謝遠啓疆厚為韓子禮

六年鄭人鑄刑書鑄刑書於鼎以爲國之常法叔向使詒子

產書曰昔先王議事以制不為刑辟懼民之有

爭心也臨事制刑不豫設法法豫設則民知爭端猶不可禁禦是故

開之以義開防也糾之以政行之以禮守之以信

無也字

無豫字法下有也字

彊作強

奉之以仁奉、養也制為祿位以勸其從勸從也嚴斷

刑罰以威其淫淫、放也懼其未也故誨之以忠聳

之以行聳、懼也教之以務時所急也使之以和悅以使民臨

之以敬菑之以彊施之於事為菑斷之以剛義斷恩也猶求

聖哲之上明察之官上、公王也、官、卿大夫也忠信之長慈

惠之師民於是乎可任使也而不生禍亂民知

有辟則不忌於上權移於法故民不畏上也並有爭心以徵

於書而徵幸以成之因危文以生爭緣徵幸以成其巧偽也弗可

為矣為治也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商有亂政而作

湯刑夏商之亂著禹湯之法言不能議事以制周有亂政而作九刑

周之衰亦為刑三辟之興皆叔世也言刑書不起於始盛

世之今吾子相鄭國制參辟鑄刑書制參辟謂用三代之末法

將以靖民不亦難乎詩曰儀式刑文王之德日

靖四方言文王以德為儀式故能日有安靖四方之功刑法也又曰儀刑

文王萬邦作孚言文王作儀法為天下所信也如是何辟之有

言詩唯以德與信不以刑民知爭端矣將弃禮而徵於書以刑

書為徵錐刀之末將盡爭之錐刀末喻小事亂獄滋豐賄

賂並行終子之世鄭其敗乎胙聞之國將亡必

無喻字

多制數改法也其此之謂乎復書曰若吾子之言復報

也僑不才不能及子孫吾以救世也

晉韓宣子之適楚楚人弗逆公子弃疾及晉境

晉侯將亦弗逆叔向曰楚僻我衷僻邪衷正若何效

僻書曰聖作則則法也無寧以善人為則無寧寧也而

則人之僻乎匹夫為善民猶則之况國君乎晉

侯悅乃逆

七年楚子之為令尹也為王旌以田王旌游至於軫芋

尹無宇斷之曰一國兩君其誰堪之及即位為

逆下有之字

章華之官、納亡人以實之、無宇之闔入焉。有罪亡入

章華宮無宇執之、有司弗與、曰、執人於王宮、其罪

大矣、執而謁諸王、執無宇也無宇辭曰、天子經略、經營

天下略諸侯正封、封疆有定分古之制也、封略之內、

何非君土、食土之毛、誰非君臣、毛草也天有十日、

甲至癸人有十等、王至臺下所以事上、上所以供神

也、今有司曰、汝胡執人於王宮、將焉執之、周文

王之法曰、有亡荒閱、荒大也閱蒐也、有亡人當大蒐其衆也所以

得天下也、吾先君文王、楚文王也作僕區之法、僕區刑書

行善作善行

四下有之字

名曰盜所隱器、隱盜所得器與盜同罪、所以封汝也、

行善法、故能啓疆北至汝水也若從有司、是無所執、逃臣也、逃

而舍之、王事無乃闕乎、昔武王數紂之罪、以告

諸侯曰、紂為天下逋逃主、萃淵藪、萃集也、天下逋逃悉以紂

為淵藪、集而歸之故夫致死焉、人欲致死討紂也君王始求諸

侯而則紂、無乃不可乎、若以二文之法取之、盜

有所在矣、言王亦為盜王曰、取而臣以往、往去也盜有

寵、未可得也、盜有寵、王自謂也遂舍之、赦無字也

八年、石言于晉、魏榆、魏榆晉地晉侯問於師曠曰、石

性作命云云作性

恐下有答字

其字無

鄭下有也字

廢作廢注同

標有擒字

何故言對曰石不能言或憑焉

謂有精神憑依石而言也

然民聽濫

濫失也

抑臣又聞之

抑疑辭也

曰作事不時

怨讟動於民則有非言之物而言今宮室崇侈

民力雕盡

雕傷也

怨讟並作莫保其性

性命也民不敢自保

其性命也石言不亦宜乎於是晉侯方築虎祁之宮

虎祁地名

叔向曰子野之言君子哉

子野師曠字也

君子之

言信而有徵故怨遠於其身

怨咎遠其身也

小人之言

僭而無徵故怨咎及之是宮也成諸侯必叛君

必有咎夫子知之矣叔弓如晉賀虎祁也

賀官成

游吉相鄭伯以如晉亦賀虎祁也史趙見子大

叔曰甚哉其相蒙

蒙欺也

可用也而亦賀之大叔

曰若何弔也其非唯我賀將天下實賀

言諸侯畏晉非

獨鄭

九年周甘人與晉閻嘉爭閻田

甘人甘大夫閻嘉閻縣大夫

晉梁丙張趯率陰戎伐潁

陰戎陸渾之戎潁周邑

王使詹

桓伯辭於晉

辭責讓之也桓伯周大夫

曰文武成康之建母

弟以藩屏周亦其廢墜是為

為後世廢墜兄弟之國當救濟之也

先王居櫛杙于四裔以禦魘魅

言櫛杙略舉四凶之一也故

姦作戎改作姦

二十作口

疆作疆

春秋左傳卷之六

允姓之姦居于瓜州允姓陰戎之祖與三苗俱放於三危也瓜州今敦煌

也伯父惠公歸自秦而誘以來僖公十五年晉惠公自秦歸二

十二年秦晉遷陸渾之戎於伊川使逼我諸姬入我郊甸我有

中國誰之咎也咎在晉后稷封殖天下今戎制之

不亦難乎后稷修封疆殖五穀今戎得之唯畜牧也伯父圖之我在

伯父猶衣服之有冠冕木水之有本源民人之

有謀主也民人謀主宗族之師長伯父若裂冠毀冕拔本

塞源專弄謀主雖戎狄其何有余一人伯父猶然則雖

戎狄無所可責叔向謂宣子曰文之伯也豈能改物言

公雖霸未能改正朔易服色翼戴天子而加之以恭翼佐自

文以來世有衰德而暴蔑宗周宗周天子以宣示其

侈諸侯之貳不亦宜乎且王辭直子其圖之宜

子悅使趙成如周致閭田反潁俘

築郎囿季平子欲其速成叔孫昭子曰詩云經

始勿亟庶人子來言文王始經營靈臺非急疾之衆民自以子義來勸樂為

焉用速成其以勦民也勦勞也無囿猶可無民

其可乎

十二年楚子次于乾谿在譙國城父縣南僕析父從楚大

無其字

夫、右尹子革夕、子革、鄭丹也、夕、暮見也、王見語曰、今吾使

人於周求鼎、其與我乎、對曰、與君王哉、今周服

事君王、將唯命是從、豈其愛鼎、王曰、昔我皇祖

伯父昆吾、舊許是宅、陸終氏生六子、長曰昆吾、少曰季連、季連、楚之祖、故

謂昆吾為伯父也、昆吾嘗居許、故曰舊許是宅也、今鄭人貪賴其田、而

不我與、我若求之、其與我乎、對曰、與君王哉、周

不愛鼎、鄭何敢愛田、王曰、昔諸侯遠我而畏晉、

今我大城陳蔡、不羹、賦皆千乘、諸侯其畏我乎、

對曰、畏君王哉、是四國者、專足畏也、四國、陳、蔡、二不羹也、

無王字

斷作斬

一本止作正

載下有也字

又加之以楚、敢不畏君王乎、王入、析父謂子革

曰、吾子、楚國之望也、今與王言如響、國其若之

何、譏其順王心、如響、應聲、子革曰、摩厲以須、王出、吾刃將

斬之矣、以已喻鋒刃、欲自摩厲、以斷王之淫慝、王出復語、左史倚

相趨過、倚、相、楚史名也、王曰、是良史也、能讀三墳、五典

八索、九丘、皆古書名、對曰、臣嘗問焉、昔穆王欲肆其

心、周穆王、肆、極也、周行天下、將皆必有車轍馬跡焉、祭

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止王心、謀父、周卿士也、祈父、司馬掌甲

兵之職、王是以獲沒於祗宮、獲沒、不見、臣問其詩、

而不知也若問遠焉其焉能知之王曰子能乎

對曰能其詩曰祈招之悒悒式昭德音悒悒安和貌也

式用也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金玉取其堅重形民

之力而無醉飽之心言國之用民當隨其力任如金冶之器隨器而制形

故言形民之力去其醉飽過盈之心王揖而入饋不食寢不寐數

日深感子革之言不能自克以及於難克勝也仲尼曰古

也有志克已復禮仁也信善哉楚靈王若能如

此豈其辱於乾谿今與王言敗晉國其味

十三年季平子立而不禮於南蒯南蒯季氏費邑宰也南

蒯以費叛叔弓圍費弗克敗焉為費人所敗平子怒

令見費人執之以為囚俘冶區夫曰非也區夫魯大夫

夫若見費人寒者衣之饑者食之為之令主而

共其乏困費來如歸南氏亡矣民將叛之誰與

居邑若憚之以威懼之以怒民疾而叛為之聚

也若諸侯皆然費人無歸不親南氏將焉入乎

平子從之費人叛南氏

十五年晉荀吳帥師伐鮮虞圍鼓鼓白狄之別鼓人

請以城叛穆子弗許左右曰師徒不勤而可以

請以城叛穆子弗許左右曰師徒不勤而可以

請以城叛

請以城叛穆子弗許左右曰師徒不勤而可以

獲城何故不為穆子曰吾聞之叔向曰好惡不
 愆民知所適事無不濟愆過也適歸也或以吾城叛吾
 所甚惡也人以城來吾獨何好焉賞所甚惡若
 所好何無以復加所好若其弗賞是吾失信也何以庇
 民力能則進否則速退量力而行吾不可以欲
 城而邇姦所喪滋多使鼓人殺叛人而繕守備
 圍鼓三月鼓人或請降使其民見曰猶有食色
 姑修而城軍吏曰獲城而弗取勤民而頓兵何
 以事君也穆子曰吾以事君也獲一邑而教民

怠將焉用邑邑以賈怠不如完舊完猶保守賈怠無
 卒卒終也弃舊不祥鼓人能事其君我亦能事吾
 君率義不爽好惡不愆城可獲而民知義所知
 在所有有死命而無二心不亦可乎鼓人告食竭力
 盡而後取之克鼓而反不戮一人
 十八年火始昏見火心星也梓慎曰七日其火作乎
 宋衛陳鄭也數日皆來告火裨竈曰不用吾言
 鄭又將火前年裨竈欲用瓊鄭人請用之子產
 不可子大叔曰寶以保民也若有火國幾亡可

以救亡、子何愛焉、子產曰、天道遠、人道邇、非所及也、何以知之、寵焉、知天道、是亦多言矣、豈不或信、多言者、或時有中遂不與、亦不復火、

十九年、楚子之在蔡也、生太子建、及即位、使伍

奢為之師、費無極為少師、無寵焉、欲譖諸王、曰、

建可室矣、王為之聘於秦、無極與逆、勸王取之、

楚子為舟師以伐濮、濮、南夷也、無極言於楚子曰、晉

之伯也、邇於諸夏、而楚僻陋、故弗能與爭、若大

城城父而寘太子、城父、今襄城、城父縣、以通北方、王收南

方、是得天下、王說從之、故太子建居于城父、

鄭大水、龍鬪于時門之外、洧淵、時門、鄭城門也、國人請

為禱焉、子產弗許、曰、我鬪龍、不我覲、覲、見也、龍鬪

我何覲焉、禳之則彼其室也、淵、龍之室、吾無求於龍、

龍亦無求我、乃止也、言子產之智、

二十年、費無極言於楚子曰、建與伍奢、將以方

城之外、叛齊晉、又交輔之、將以害楚、其事集矣、

王信之、問伍奢、奢對曰、君一過多矣、一、過、納建妻、何

信于讒、王執伍奢、忿奢切言、使城父司馬奮揚殺太

無乃字
二十作廿下皆同

子未至而使遣之知太子冤故遣令去太子建走宋王召

奮揚奮揚使城父人執已以至王曰言出於余

口入於爾耳誰告建也對曰臣告之君王命臣

曰事建如事余臣不佞佞才也不能苟貳奉初以

還奉初命以周旋不忍後命故遣之既而悔之亦無及

已王曰而敢來何也對曰使而失命召而不來

是再奸也奸犯也逃無所入王曰歸從政如他日

善其言舍使還無極曰奢之子才若在吳必憂楚國盍

以免其父召之彼仁必來不然將為患王使召

之曰來吾免而父棠君尚謂其弟員棠君奢之子曰

爾適吳我將歸死吾智不逮自以智不及員我能死爾

能報聞免父之命不可以莫之奔也親戚為戮

不可以莫之報也父不可棄棄去為名不可廢

俱死為廢名爾其勉之伍尚歸奢聞員不來曰楚君

大夫其盱食乎將有吳患不得早食楚人皆殺之員如吳

言伐楚之利於州于州于吳子僚也

齊侯疥遂疢疢瘧疾也期而不瘳諸侯之賓問疾者

多在多在齊梁丘據與裔款二子齊嬖大夫言於公曰吾

棄作弃 注同

智作知 注作

事鬼神也豐於先君有加矣今君疾病為諸侯

憂是祝史之罪諸侯不知其謂我不敬君盍誅

於祝固史囂以辭賓欲殺囂固以辭謝來問疾之賓公悅告晏

子晏子對曰日宋之盟屈建問范會之德於趙

武武曰夫子之家事治言於晉國竭情無私其

祝史祭祀陳信不媿其家事無猜其祝史不祈

求舊作媿改之家無猜疑之事故祝史無求於鬼神建以語康王楚王也康王曰神

人無怨宜夫子之光輔五君以為諸侯主也五君

文襄靈成景也公曰據與款謂寡人能事鬼神故欲誅

說之作祝文

於祝史子稱是語也何故對曰若有德之君外

內不廢無廢事也上下無怨動無違事祝史薦信無

愧心矣君有功德祝史陳說之無所愧是以鬼神用饗國受其

福祝史與焉與受國福也其所以蕃祉老壽者為信

君使也其適遇淫君外內頗邪上下怨疾動作

辟違斬刈民力暴虐淫縱肆行非度不思謗讟

不憚鬼神神怒民痛無悛於心其祝史薦信是

言罪也以實白神是為言君之罪其蓋失數美是矯誣也蓋掩

也進退無辭則虛以求媚作虛辭以是以鬼神

神作鬼

不饗其國以禍之祝史與焉所以天昏孤疾者

為暴君使也公曰然則若之何對曰不可為也

言非誅祝史所能治山林之木衡鹿守之澤之萑蒲舟鮫

守之藪之薪蒸虞候守之海之鹽蜃祈望守之

衡鹿舟鮫虞候祈望皆官名也布常無藝藝法

言公專守山澤之利不與民共無法制言布政徵斂無度宮室日更淫樂不違違去內

寵之妾肆棄於市肆放也外寵之臣僭令於鄙詐為

教令於邊鄙也民人苦病夫婦皆詛祝有益也詛亦有

損聊攝以東聊攝齊西界也姑尤以西姑尤齊東界也其為人

也多矣雖其善祝豈能勝億兆人之詛耶君若

欲誅於祝史修德而後可公悅使有司寬政毀

關去禁薄斂已責齊侯至自田晏子侍于遯臺

子猶馳而造焉子猶梁丘據公曰唯據與我和夫晏

子對曰據亦同也焉得為和公曰和與同異乎

對曰異和如羹焉水火醯醢鹽梅以烹魚肉宰

夫和之齊之以味濟其不及以泄其過濟益也泄減也

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亦如君所謂可

而有否焉臣獻其否以成其可獻君之否以成君可君所

無已責二字齊後至自田拾頭

君作其

謂否而有可焉、臣獻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不彘、民無爭心、今據不然、君所謂可、據亦曰可、君所謂否、據亦曰否、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若琴瑟之專壹、誰能聽之、同之不可也如是、二十五年、會于黃父、鄭子太叔見趙簡子、簡子問揖讓周旋之禮焉、對曰、是儀也、非禮也、簡子曰、敢問、何謂禮、對曰、吉也、聞諸先大夫子產曰、夫禮、天之經、經者、道之常也、地之義、義者、利之宜也、民之行、行人所履、履、行、天地之經、而民實則之、則天之明、日月星辰、

無行字

也字無

利下有也字無則字

明也、因地之性、高下剛柔、生其六氣、陰陽風雨晦明、用其五行、金木水火土也、氣為五味、酸醜辛苦甘、發為五色、青黃赤白、黑、發、見也、章為五聲、宮商角徵羽、淫則昏亂、民失其性、滋傷性也、是故為禮以奉之、制禮以奉其性、民有好惡、喜怒哀樂、生于六氣、此六者皆稟陰陽風雨晦明之氣、是故審則宜類、以制六志、為禮以制好惡喜怒哀樂六志使不過節、哀有哭泣、樂有歌舞、喜有施舍、怒有戰鬪、哀樂不失、乃能協于天地之性、是以長久、協和也、簡子曰、甚哉禮之大也、對曰、禮、上下之紀、天地之經、緯也、經緯

錯居以相成也。民之所以生也，是以先王尚之，故人之能自由直以赴禮者，謂之成人，大不亦宜乎。曲直

以弱其性簡子曰：鞅也，請終身守此言也。

二十六年，齊有彗星。出齊之分野齊侯使禳之。禳，除也。晏

子曰：無益也，祇取誣焉。誣，欺也。天道不諂。諂，疑也。不

貳其命，若之何禳之。且天之有彗，以除穢也。君

無穢德，又何禳焉。若德之穢，禳之何損。詩曰：惟

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翼翼，恭也。聿，惟也。回，違也。言文王德不違天人，故四方之國歸往之。

君無違德，方國將至，何患於彗。詩曰：我無所監

夏后及商，用亂之故，民卒流亡。若德回亂，民將

流亡，祝史之為無能補也。公悅，乃止。

齊侯與晏子坐于路寢，公歎曰：美哉室，其誰有

此乎。景公自知德不能久有國，故歎也。晏子曰：敢問，何謂也。公

曰：吾以為在德。對曰：如君之言，其陳氏乎。陳氏

雖無大德，而有施於民，公厚斂焉，陳氏厚施焉，

民歸之矣。詩曰：雖無德與汝，式歌且舞。義取雖無大德

要有喜悅之心，式，用也。陳氏之施，民歌舞之矣。後世若少

要，有喜悅之心，式，用也。陳氏之施，民歌舞之矣。後世若少

情陳氏而不亡則國其國也已公曰善哉是可
 若何對曰唯禮可以已之在禮家施不及國大
 夫不收公利不作福也公曰善哉我不能矣吾今而
 後知禮之可以為國也對曰禮之可以為國也
 久矣與天地並君令臣恭父慈子孝兄愛弟敬
 夫和妻柔姑慈婦聽禮也君令而不違臣恭而
 不貳父慈而教子孝而箴箴諫也兄愛而友弟敬
 而順夫和而義妻柔而正姑慈而從從不自專也婦
 聽而婉婉順也禮之善物也公曰善哉

獻作也

二十七年楚左尹卻宛直而和國人悅之以直事君
以和接類鄢將師為右領右領官名與費無極比而惡之
 謂子常曰子惡欲飲子酒子惡卻宛又謂子惡令尹
 欲飲酒於子氏子惡曰令尹將必來辱為惠已
 甚吾無以酬之若何酬報無極曰令尹好甲兵
 子出之吾擇焉取五甲五兵曰寘諸門令尹至
 必觀之而從以酬之及饗日帷諸門左張帷陳兵甲其
中無極謂令尹曰吾幾禍子子惡將為子不利
 甲在門矣子無往令尹使視卻氏則有甲焉不

往召鄢將師而告之將師退遂令攻卻氏且熱

之也、熱、燒子惡聞之自殺國人弗熱令尹炮之炮、燔

也盡滅卻氏之族黨殺陽令終與晉陳及其子

弟皆卻氏黨國言未已進胙者莫不謗令尹進胙、國中祭祀

也、謗、詛也沈尹戌言於子常曰夫左尹與中既尹莫

知其罪而子殺之以興謗讟至於今不已左尹、卻宛

也、中既尹、陽令終戌也惑之仁者殺人以掩謗猶弗為

也今吾子殺人以興謗而弗圖不亦異乎夫無

極楚之讒人也民莫不知去朝吳在十五年出蔡侯

朱在二十一年喪太子建殺連尹奢在二十一年屏王之耳

目使不聰明不然平王之温惠恭儉有過成莊

所以不獲諸侯邇無極也邇、近也今又殺三不辜

以興大謗三不辜、卻氏、陽氏、晉陳氏幾及子矣子而不圖將

焉用之夫鄢將師矯子之命以滅三族三族國

之良也吳新有君光新立疆場日駭楚國若有大

事子其危哉智者除讒以自安今子愛讒以自

危甚矣其惑也子常曰是互之罪敢不良圖子

常殺費無極與鄢將師盡滅其族以說于國謗

言乃止

二十八年晉魏獻子為政

魏舒也

以司馬彌牟為

鄔大夫賈辛為祁大夫司馬烏為平陵大夫魏

戊為梗陽大夫

戊魏舒庶子

謂賈辛司馬烏為有力

於王室

二十二年辛烏帥師納敬王

故舉之魏子謂成鱣

鱣晉

夫大吾與戊也縣人其以我為黨乎對曰何也戊

之為人也遠不忘君

遠疎也

近不偪同

不偪同位

居利

思義

不苟得

在約思純

無濫心

雖與之縣不亦可乎

昔武王克商光有天下其兄弟之國者十有五

四十作卅

人姬姓之國者四十人皆舉親也夫舉無他唯

善所在親疎一也賈辛將適其縣見於魏子魏

子曰辛來今汝有力於王室吾是以舉汝行乎

敬之哉毋墮乃力

墮損也

仲尼聞魏子之舉也以

為義曰近不失親

謂舉魏戊

遠不失舉

以賢舉

可謂義

矣又聞其命賈辛也以為忠

先賞王室之功故為忠也

曰魏

子之舉也義其命也忠其長有後於晉國乎梗

陽人有獄魏戊不能斷以獄上

上魏子

其大宗賂

以女樂

訟者之大宗

魏子將受之魏戊謂闔沒女寬

二人、魏子屬大夫曰、主以不賄聞於諸侯、若受梗陽人

賄、莫甚焉、吾子必諫、皆許諾、退朝待於庭、魏子之庭

饋入、召之、召二大夫食比置三歎、魏子曰、吾聞諸伯

叔、諺曰、唯食忘憂、吾子置食之間三歎、何也、同

辭而對曰、或賜二小人酒、不夕食、言饑甚饋之始

至、恐其不足、是以歎、中置、自咎曰、豈將軍食之

而有不足、是以再歎、及饋之畢、願以小人腹為

君子心、屬厭而已、屬足也、言小人之腹飽猶知厭足、君子心亦宜然獻

子辭梗陽人、言魏氏所以與

屬作厭

定公

四年、鄭子大叔卒、晉趙簡子為之臨、甚哀、曰、黃

父之會、在昭二十五年夫子語我九言曰、無始亂、無怙

富、無恃寵、無違同、無敖禮、無驕能、以能驕人無復怒、

復重也無謀非德、非所謀無犯非義、言簡子能用善言、所以遂興也

吳子伐楚、陳于柏舉、敗之、五戰及郢、楚子濟江

入于雲中、入雲夢澤中王寢盜攻之、以戈擊王、王孫

由于以背受之中肩、王奔郢、郢公辛之弟懷將

弒王、曰、平王殺吾父、我殺其子、不亦可乎、辛、蔓成然

犯作謀

一本無之字

本傳作手

無巴字

之子鬪辛也，昭十四年，楚平王殺成然也。辛曰：君討臣，誰敢讎之？君

命天也，若死天命，將誰讎？詩曰：柔亦不茹，剛亦

不吐，不侮鰥寡，不畏彊禦，唯仁者能之。言仲山甫不避

疆凌弱也，違彊凌弱，非勇也。乘人之約，非仁也。滅宗

廢祀，非孝也。殺君罪應滅宗，動無令名，非智也。必犯是

余將殺汝，鬪辛與其弟巢，以王奔隨。申包胥如

秦乞師，曰：吳為封豕長蛇，以荐食上國。荐，數也。言吳貪

害如蛇豕，寡君失守社稷，越在草莽，使下臣告急。秦

伯使辭焉，曰：寡人聞命矣。子姑就館，將圖而告。

對曰：寡君越在草莽，未獲所伏。伏，猶處也。下臣何敢

即安，立依庭牆而哭，日夜不絕聲，勺飲不入口。

七日，秦師乃出。

五年，申包胥以秦師至，吳師大敗。吳子乃歸，楚

子入于郢，初，楚王之奔隨也，將涉於成臼。江夏竟陵

縣西有白水，藍尹豐涉其帑。豐，楚大夫，不與王舟，及寧王

欲殺之。寧，安定也。子西曰：子常唯思舊怨，以敗君，何

效焉？王曰：善，使復其所。吾以志前惡。惡，過。王賞鬪

辛，王孫由于，申包胥鬪懷。皆從王有大功。子西曰：請舍

過下有巴字

豐作尊注目

無江夏二字

無手字

弃作棄下不弃

懷也

以初謀殺王故

王曰大德滅小怨道也

終從其兄免王大難

是大德也

申包胥曰吾為君也非為身也君既定矣

又何求且吾尤子旗其又為諸

子旗蔓成然也

求無厭平王殺之

遂逃賞

九年鄭駟歛殺鄧析而用其竹刑

鄧析鄭大夫欲改鄭所鑄

之舊制不受君命而私造刑法書之於竹簡故言竹刑也

君子謂子然於是

不忠苟有可以加於國家者弃其邪可也

加猶益弃

不責其邪惡也

故用其道不弃其人詩云蔽芾甘棠勿

剪勿伐召伯所茇

召伯決訟於甘棠之下詩人思之不伐其樹茇草舍也

思其人猶愛其樹况用其道而不恤其人乎子然無以勸能矣

哀公

元年吳王夫差敗越于夫椒遂入越越子以甲

楯五千保于會稽

上會稽山

使大夫種因吳太宰嚭

以行成吳子將許之伍員曰不可臣聞之樹德

莫如滋去疾莫如盡勾踐能親而務施施不失

人

所加惠賜皆得其人

親不棄勞

推親愛之誠則不遺小勞

與我同壤

而世為仇讎於是乎克而弗取將又存之違天

棄作弃下同無則字

長寇讎後雖悔之不可食已食消也弗聽退而

告人曰二十年之外吳其為沼乎謂吳宮室廢壞當為汗池

二十二年越及吳平吳之入楚在定四年使召陳懷

公懷公朝國人而問焉曰欲與楚者右欲與吳

者左陳人從田無田從黨無田者從逢猶當公

而進不左不右曰臣聞國之興也以福其亡也以禍

今吳未有福楚未有禍楚未可棄吳未可從也

公曰國勝君亡非禍而何楚為吳所勝也對曰國之有

是多矣何必不復小國猶復况大國乎臣聞國

之興也視民如傷是其福也如傷恐其亡也以

民為土芥是其禍也芥草也楚雖無德亦不艾殺

其民吳日敝於兵暴骨如莽而未見德焉禍之

適吳其何日之有言今至也陳侯從之及夫差克越

乃脩舊怨言吳不脩德而脩怨所以亡吳師在陳楚大夫皆

懼曰闔廬惟能用其民以敗我於柏舉今聞其

嗣又甚焉將若之何子西曰二三子恤不相睦

無患吳矣昔闔廬食不二味居不重席室不崇

壇平地作室不起壇器不彤鏤彤丹也鏤刻也宮室不觀觀臺榭也

舟車不飾、衣服財用、擇不取費、選取堅厚、不尚細靡、在國、

天有灾癘、親巡孤寡、而供其乏困、在軍、熟食者

分而後敢食、分、猶遍、其所嘗者、卒乘與焉、所嘗、甘珍、非常

食、勤恤其民、而與之勞逸、是以民不疲勞、死知

不曠、知身死、不見曠棄、吾先大夫子常、易之、所以敗我

反、易、猶反、今聞夫差、次有臺榭陂池焉、宿有妃嬙嬪

御焉、妃嬙、貴者、嬪御、賤者、皆內官也、一日之行、所欲必成、玩好

必從、珍異是聚、觀樂是務、視民如讎、而用之日

新、夫先自敗也已、安能敗我、

註下有以字

六年、楚有雲如衆赤鳥、夾日而飛三日、楚子使

問諸周太史、周太史曰、其當王身乎、日為人君、妖氣守之、

故為當、若禘之、可移於令尹司馬、祭、禘、王曰、除

腹心之疾、而寘諸股肱、何益、不穀不有大過、天

其夭諸、有罪受罰、又焉移之、遂不禘、孔子曰、楚

昭王知大道矣、其不失國也宜哉、

十一年、吳子將伐齊、越子率其衆以朝焉、王及

列士、皆有饋賂、吳人皆喜、唯子胥懼曰、是豢吳

也夫、豢、養也、若人養犧、性、非愛之、將殺之、諫曰、越在我、心腹之疾

我下有為字

也、壤地同、而有欲於我、欲得也、得志於齊、猶獲石

田也、無所用之、石田不可耕、越不為沼、吳其泯矣、使

醫除病、而曰必遺類焉者、未之有也、弗聽、使於

齊、屬其子於鮑氏、為王孫氏、欲以避吳禍、反役、王聞

之、使賜之屬、鏹以死、屬鏹、劍名、將死曰、樹吾墓、檟、檟

可材也、吳其亡乎、三年、其始弱矣、盈必毀、天之

道也、越人朝之、伐齊勝之、盈之極、

季孫欲以田賦、丘賦之法、因其田財、通出馬一匹、牛三頭、今欲別其田及家財

各為一賦、故言田賦、使冉有訪諸仲尼、仲尼不對、不公而

私於冉有曰、君子之行也、行政事、度於禮、施取其

厚、事舉其中、斂從其薄、如是、則丘亦足矣、丘、十六井

若不度於禮、而貪冒無厭、則雖以田賦、將又不

足、且子季孫若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若欲

苟而行之、又何訪焉、

十四年、小邾射以句繹來奔、曰、使季路要我、吾

無盟矣、子路信誠、故欲得與相要誓、而不須盟也、使子路、子路辭、季

康子使冉有謂之曰、千乘之國、不信其盟、而信

子之言、子何辱焉、對曰、魯有事于小邾、不敢問

無之字子三子

禮記卷之六 三十九

故死其城下可也彼不臣而濟其言是義之也

由弗能也濟成也

二十四年公子荆之母嬖荆哀公庶子將以為夫人

使宗人豐夏獻其禮宗人禮官對曰無之公怒曰汝

為宗司立夫人國之大禮也何故無之對曰周

公及武公娶於薛武公敖也考惠娶於商考公稱惠公弗皇也

商自桓以下娶於齊桓公始娶文姜此禮也則有若以

妾為夫人則固無其禮也公卒立之而以荊為

太子國人始惡之也惡公也

稱作耕

注宋下有也字
娶作取傍書白堅

羣書治要卷第六

建長第七曆大簇十三日蒙洒掃少乎
尊閣嚴命加點了

前叁河守清原

丁卯二月廿四日按讎焉

